

# 殷海光書信集

著者●殷海光

殷海光全集

81638

C52  
921  
10

# 殷海光書信集



殷海光全集

# 殷海光書信集

殷海光全集 

著 者 ● 殷海光

---

發行人 / 賴阿勝

---

出 版 / 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1166號

地 址 / 台北市10769新生南路三段96-4號

電 話 / 3416949 · 3631407

電傳(FAX) / 886-2-3969194

郵撥帳號 / 0104579-2

印 刷 / 東良印刷廠

---

初版一刷 / 1990年4月(印數 1 ~ 2000本)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定 價 / 250元。

ISBN 957-551-090-9(套)

ISBN 957-551-093-3(第十冊)

## 《殷海光全集》序

我是一九四五年美國原子彈投在日本後與我的丈夫第一次見面。他剛從印度退役回國，來重慶找工作，暫住在我娘家。那時我十七歲讀高一，看到他就迷上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有學問、最了不起的人，一心要跟他一輩子，即使做他的佣人也心甘情願。雖然偷看到他寫給我哥哥的信，說他要獨身一輩子，但是不知爲什麼信心那麼強，堅信我一定會得到他。我的父親雖然欣賞海光的才學，尤其是反對共產主義的思想，但非常反對我與他相好，想盡方法阻止。加上正逢國共兩黨打仗，兵荒馬亂，整個中國一片混亂，海光與我一直分離兩地，所幸通信從未間斷。一九四八年底我們逃到湘潭時，海光突然寄來一本很厚的哲學書（海光的來信父親多半過目，而且還

問我爲什麼我們每到一處他的信就來了。我父親對這本書覺得很怪，每天躺在床上讀一陣，每次讀讀便睡著了。有天他突然從床上跳起來，一邊大叫，原來他發現有兩條拉成長形的金戒指藏在書的訂線邊內，這是海光寄給我去臺灣的旅費，他在信上不敢提，我也不知道，居然被我細心的父親發現了，他感動的對我說：「海光不完全是個書呆子嘛！我的小女，共產黨馬上要來了，我做爸爸的再也不能保護你，只好讓你去臺灣與海光相聚。」說完我們父女相抱痛哭。

與海光結婚後，他的生命絕大部份花在讀書、教學及寫作。他的著作及言論提醒人們對民主自由的覺醒及追求，但帶給他自身及他的家庭災難與逼害，也帶給他的朋友及學生們災難及逼害。有一次他對我說：「我也不是那麼笨，要吹牛拍馬、說歌功頌德的話，混到一官半職，然後出國一走了之，誰不會？只是我的良知和個性使我做不出來。」

一九八九年是殷海光逝世廿周年，不知爲什麼今年特別不平凡，首先是中國，接著波蘭、東德、捷克等共產國家風起雲湧的向獨裁集團、恐怖統治者挑戰，千千萬萬人要求民主、自由及人權。假如殷海光今天活著，他一定會激動得睡不著、吃不下飯。多麼令人震撼及興奮的事實發生，而且發生得這麼轟轟烈烈！

廿年前殷海光被國民黨圍剿逼害，特務守在我們家大門外，歲歲過著恐懼擔憂的日子。接著海光罹患胃痛，甚至主治及手術醫生說他只能活六個月，國民黨仍不讓他去哈佛大學做研究員。

他在臺灣大學任教職的學生們莫名其妙的被解聘，朋友及學生們被捏造罪名坐牢受苦刑。我一人剛到美國時做過佣人，做過大廚，每天在餐館工作十四小時，凌晨三時才能回家睡覺。我們的不幸及犧牲值得嗎？看到今年世界上發生的事情，使我覺得殷海光所說所寫的是對的，我們大家受苦犧牲在極權國家是必經的過程，是值得的。

《殷海光全集》的出版，我必需感謝夏道平先生，以及殷海光的學生陳宏正、王曉波、胡基峻。沒有他們的奔走與協助，全集是不可能出版的。尤其是陳宏正，近十年來，由於他的策劃與努力，使得殷海光的著作與精神，重新獲得大家的認識與肯定。臺大哲學系林正弘負責全集編務，賴阿勝先生不怕困難，擔負起全集出版的責任，我都必需深深的予以感謝！

殷夏君璐

一九八九年聖誕節於美國

##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殷海光先生逝世已經二十年。二十年來，港臺之間先後出版過多種專集，選錄他的論著、書信，或他的門生故舊懷念和評論他的文字，但迄今未有重印他全部著作的計畫。桂冠圖書公司爲了紀念這位勇敢的書生，決定把他一生所寫過的全部文字，以及他的親人、朋友和學生所寫的懷念和評論文字，重新整理編排，分冊印行。

本套書取名爲《殷海光全集》，並不意涵已收入殷先生的全部文字，而只是表示編輯的理想目標而已。我們依據已經出版的各種選集，參考某些選集中所收錄的殷先生著作目錄表，並多方訪求殷先生的親友和門生，儘可能蒐集完備，分類編排。但遺漏缺失，勢所難免。在此，我們一方

面要向以前編過殷先生選集和著作目錄表的各位先進，以及提供資料和消息的各位朋友，表達我們的敬佩和感謝之意；另一方面要懇求大家繼續指教，使本全集再版時能更爲完備。

本全集除了「專書」之外，將殷先生的單篇文字分成《政治與社會》、《學術與思想》、《書評與書序》、《雜憶與隨筆》及《書信集》五部分。別人所寫的懷念及評論文字則另成一單元。各部分文字大都按發表或寫作的時間先後，順序編排。「專書」包括殷先生就特定專題所撰寫的單行本、教科書，以及成冊的翻譯作品。他所寫的邏輯教科書《邏輯新引》，幾乎每一講都利用邏輯題材，借題發揮。他譯述英文書籍，也常在譯文中附加許多「譯者的話」，發表自己的意見。這些都有助於瞭解殷先生的思想。唯獨他少年時代所譯《邏輯基本》一書，因內容過於陳舊，且未在譯文中附加譯者的意見，我們仔細考慮之後，決定不收入全集之內，而只把他所寫的譯者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此外，殷先生在世時所出版的單行本，有些是由已發表過的單篇文章集結而成的。《思想與方法》一書即是如此。對這種單行本，我們決定把其中所收錄的文章，按其性質及發表之時間，分別編入單篇文章的五部分之內，並將其序言收入《書評與書序》之中，而不再以專書形式印行，以免重複。

在單篇文章方面，《書信集》部分最不易收錄齊全，其次是《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勤於寫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都知道的，但收信人未必有保留書信的習慣，且散居海內外各地，訪求不



易。有些書信只記月日，未標明年代，從書信內容無法斷定其何年所寫，收信人也無明確的記憶。這一小部分書信，自然無法按寫作的時間先後，正確編排。在《政治與社會》部分，殷先生早年在南京《中央日報》所寫的社論，因未署名，不易認定。我們暫且只收錄能夠確認的文字。我們盼望讀者，尤其是殷先生當年在《中央日報》的同事，能夠提供資訊。

懷念和評論殷先生的文字，除了收集他的親友和學生所寫的文字之外，還選錄了一些從未和他見過面的年輕學者所寫的論文。此外，我們也把已經出版的各種殷先生選集的編者序言收錄在這部分文字之內。這些序言，一方面表達了編者對殷先生的懷念與評價，另一方面讓我們明瞭殷先生的著作在其去世後重印發行的概況。

我們以謹慎的態度和惶恐的心情來編這套全集。這是一種榮譽，也是一份責任。

林正弘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 目 錄

《殷海光全集》序	殷夏君瑤	一
《殷海光全集》編者的話	林正弘	五
一 致本國友人（十二封）		一
徐復觀（一封）		三
王道（二封）		五
朱一鳴（二封）		一
錢思亮（一封）		三
胡越（二封）		六
許冠三（四封）		四
韋政通（二封）		四

二 致外國友人(八封).....四九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五一

羅素(Bertrand Russell).....五三

屈萊果(Donald W. Treadgold).....五五

克里福神父(John W. Clifford, S. J.).....六三

楊教授夫婦(Prof. & Mrs. Young).....六六

卡根夫婦(Mr. & Mrs. Kagam).....六八

歐達偉夫婦(R. David Arkush).....七二

三 致學生及後輩(十九封).....七五

林毓生(二十三封).....七七

張灝(二封).....一六四

何秀煌(七封).....一七六

羅業宏(十九封).....一九三

黃展驥(四封).....二四二

林悅恒(二封).....二五〇

伍民雄(二封).....二五四

陳鼓應(五封).....二六〇

於梨華（一封）	二六六
徐傳禮（二封）	二七二
周 望（一封）	二八二
玉 仁（一封）	二八五
張偉祥（一封）	二八七
何友暉（二封）	二九〇
何步正（一封）	三〇〇
軼 名（二封）	三〇二
四 致盧鴻材（二十六封）	三一三

一  
致本國友人

(十二封)



## 致徐復觀<sup>①</sup>

佛觀先生：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四日）

八月十五日清晨，先生所提出在專制政體下純理思維難以伸展的問題，頗激起我對於這個問題的思索，甚為感謝。八月十二日，先生偕唐君毅先生來舍探病，引起我對當代智識之士的若干基本問題的思考。唐先生所樹立的為儒門風範，所成就的為道德理想，而非知識。以他的學術資本，思想訓練，和個人才力，顯然不足以完成他所要達到的目標和規模。古往今來，道德的奇理斯瑪人物，往往如此。相識二十多年，先生為光提到時常所厭惡的人物，但亦為光心靈深處所激賞的人物之一。這種矛盾，正是不同的生命火花激盪而成。一個時代創造動力的源泉也許辯證地孕育在這一歧異中吧。現在復興中國文化的叫聲似乎頗大。然而一究其實，不過空泡而已。在我看來，對於中國的歷史、社會、文化的認知，尚是一大片未曾開拓的處女地。這有待真才實學之士的奮發努力。「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現實情況看來，今日若干知識份子的

處境，似乎天小地狹；但就開闢觀念和知識的新天地而言，則無限無窮。今日有心人最重要的事，在於樹立一超越現實的自我。對外界的成敗譽毀，頗可不必計較。際此是非難辨之世，吾人必須學習隔離的智慧，抖落一切渣滓，淨化心靈，然後跨大鵬之背，極目千里神馳古今。但又同時能如現代的探礦師，對於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發展形態，及去脈來龍，能有真實的了解。先生如能將認知模式稍加調整，也許在這方面可能作進一層次的努力。光現與病魔搏鬥。在不久的將來，果能康復，希與先生傾談上下古今，並請我吃腳魚與鰻魚。一笑！謹祝

康樂

殷海光

一九六九年八月廿四日

① 錄自徐復觀：△痛悼吾敵，痛悼吾友▽。△人物與思想▽第三十四期（香港，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五日）頁8—11（原載台北△自立晚報▽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二日）。徐復觀先生說，這封信是「由殷先生口述，陳（鼓應）君筆記，並由殷先生簽名」，又說，「這可能是他最後寫給朋友的一封信」。我認爲這是不錯的。因爲殷先生在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寫△△海光文選▽自敘▽給我時，手力已經很弱，以後病情一直加重，不會再有能力寫信。殷先生死後不久（十月四日），殷太太寫一長信給我，敘述殷先生病逝前後的詳情（該信刊登在△明報月刊▽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號），所用的信封是殷先生生前寫好的。可是他去世前也會想寫信給我，但寫不成。——編者



## 致王道 (二封) ①

· 1 ·

〔一九五三年十月廿七日〕

雲生兄嫂②：

先談談照片。那位小姑娘，不知是否王嘉陵，已經嫵媚動人了。一雙眼睛，充滿了智慧。嘿！時光溜得真快！她小時撒尿在鄙人地板上，常被鄙人打屁股的。那位小弟弟，瞪著一雙眼睛，鄙人可未識荊哩！

關於「獸氣」一節，您二位真沒資格說鄙人。鄙人常對別人說：「香港有個王雲及其太太，窮得沒飯吃，還要巴巴辦個啥子刊物。如今居然有這種人！」接下去的話一定是：「傻瓜」！這些年月，常常想寫封信給你們倆。但是，普通問寒暖的話我殷海光是不寫的。要寫真話，千言萬語，又不知從何說起。有時，看到《人生雜誌》，雖然現出一對偉大的夫婦，但王道那股迂拙